

投稿類別：史地類

篇名：

各國神話與其生死觀之探討

作者：

陳佩琪。私立曉明女中。高三甲班

邱舒虹。私立曉明女中。高三甲班

蕭涵煦。私立曉明女中。高三甲班

指導老師：

陳英偉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上古時代，在人民對於大自然還懷有不確定感的崇敬，人們用著與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思維解釋大地及天體一切的運行的時候，『生與死』，是人們一直探索的問題。在歷經與大自然的搏鬥，克服災難的試煉之後，人們的生活開始有了轉機，像是千年的黑夜突然出現了一道曙光，然而，人們終究理解：他們可以征服一切，但終就逃不過一死；於是，人們不約而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生死觀，恐懼源於未知，在科學時代來臨前，生死觀一向是撫慰人心的信念，直到現今，看似古老的生死觀，仍有它的哲理意義在，人們還是透過它，從之得到源源不絕的生命泉源，彷彿幾千年來從未斷過。「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千百年前生活在相同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即使煙飛灰滅，他們的骨，他們的髓，亦或是他們的絕望或狂歡，滲入了土壤，又以另種方式冒出土地成長茁壯，再度滋育影響著他們的後代。他們的精神透過他們創造的神話，傳給了生生不息的後代。人是不可能擺脫過去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有生存下去的力量，古老的神話融在歷史的長河，一併的被後代吸收。

每一個文明造就了其獨特的神話，神話正是這些文明對著宇宙萬物的詮釋。我們發現不論是什麼樣的神話，最終都會回歸於生死的討論。各國對死亡的想像有所不同，但動機都是一樣的——無法逃避、真正失去了，只好面對它，希望逝去的人不是痛苦的、更希望仍在世上的人、能有一點安慰。我們希望透過神話表現的生死觀意象，跟幾千年前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有心靈上溝通，正因為我們都有相同的人生課題，有著相同不可逃避的命運，追逐生死的奮鬥與靈魂探索更顯的可貴。

二、研究目的

神話對於每一個文明都有重要性，它可說是上古人民生活的縮影，它反映當時人們的思想及宇宙觀，讓我們得以有足跡可循，拼湊出當時人們對於生死的哲學以及文化，使我們追溯到幾前年前的生死觀源頭，在充分了解其背景後，能思考不同生死觀間的意義，並從中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解答。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閱讀書上內容及網路文獻，整理各國的神話與生死觀，並加以分析、解釋，並加入史地背景的客觀因素，來探討各文明間的神話與其獨特生死觀的連結，最後整合正文內容，比較三大文明生死觀之差異。

四、研究架構

在眾多神話與生死觀中，我們以中國、埃及以及希臘為例，先舉出神話的代表例證，並以生死觀來分析其神話背後所要表達的意義，並加入史地背景的資料輔助分析的來源，最後以比較作結，在結論中帶出我們對於生死觀的新想法。

貳●正文

一、中國

(一) 中國神話

1、盤古之死

盤古快死的時候，身體各部位紛紛分散變化：氣變成了風雲、聲音成了雷霆，左眼化成太陽、右眼化為月亮、四肢成為四極、骨骼化為五嶽、血液流成了江河、肌肉化為土地、鬚鬚成了星辰、皮上細毛變成草木，齒牙精髓化成礦石、汗水滴成雨露、而身上的蟲則變成了黎民百姓。

2、夸父追日

夸父想要追上太陽，而不停的朝著太陽追去。渴的時候，便喝黃河、渭水，但黃河、渭水仍不足夠夸父解渴，於是夸父便欲往北飲大澤之水。但還沒有到大澤便渴死在路旁，死前夸父將他的手杖擲於地，化作了一片桃林以庇祐後人。

(二) 中國生死觀

從夸父逐日和盤古開天這兩則神話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死亡」不只是個體上的毀滅，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延續：盤古死後身上各個器官紛紛化成了天地萬物孕育人類，「**夸父其身雖死，生命卻借著手杖化為鄧林再生**」（陳琬菁，2004），化為一片庇祐後人的桃林。看來「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的這種儒家思想早在明確的儒學興起前便已深植在中國人民心中了。

中華文明發展於黃土高原，「**那裏沉積著厚厚的黃土，遇水便非常肥沃，供養了早期的農民**」（Margaret Oliphant,1998），優越的地理環境使得中國人不必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寄望死後能夠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而發展出一套

宗教信仰，也因此，在中國古代的神話中，並沒有明確的指出「死後的世界」，我們現在常聽到的「陰曹地府」實際上都是後來融合了印度的婆羅門教思想，但中國人仍相信「鬼」的存在，自夏朝以來便有祭祀祖先的觀念，中國人相信人死後精神——也就是所謂的「鬼」——仍會存續，墨家所說的天志、明鬼便是指「天有知覺，鬼有靈驗」，會賞兼愛者而罰交別者，基於這種思想，「人」便由「鬼」漸漸的進化成了「神」，而這又要回到前面所說的了：中國人對於那「精神不死」的人們神格化了——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成了水神二王、赤膽忠心的關羽成了信義代表的關聖帝君、開拓漳州的陳元光則成了開漳聖王，至今台灣街頭巷尾猶可見到開漳聖王廟。

中國人的生死觀可藉我們所舉的二則神話中清楚的看出：與死後的世界相比，中國人更重視的是活著的生命態度。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與其在生前誠惶誠恐的擔心死後的審判懲罰，中國文人在生前便嚴守著格物致知等「八目」，並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仕則為君為國為民，隱則獨善其身，不擔心死後的世界，而是要死的「重於泰山」，文天祥便是最好的例證：人身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二、埃及

（一）埃及神話

奧西里斯是古希臘一位賢明的君王，他的弟弟賽特因為嫉妒哥哥的功業而想謀害兄長。在塞特的陰謀下，奧西里斯關入棺木並丟入尼羅河中。奧西里斯的皇后伊西絲傷心欲絕，並到處尋找丈夫的屍首。歷經千辛萬苦後，伊西絲終於尋得並將其棺木運回，但沒想到卻被賽特得知。盛怒的賽特將奧西里斯的屍身切成十四塊，並將這些屍塊扔到各地。經過一番辛苦的尋訪，依西絲總算收齊的丈夫的身體，並在眾神的幫忙下使得奧西里斯再度回到了人間。

（二）埃及生死觀

審判之神奧西里斯在埃及神話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奧西里斯的死亡與復活恰好呼應了埃及人相信生命的循環與不變：埃及人民生活在尼羅河三角洲上，長年規律的洪水氾濫、朝漲潮落、月的圓缺、植物的開花與逝去……等，都令埃及人民相信萬物生與死的循環永無休止。也因此，人類既有死亡，也必有再生的一天。生命是永恆的，死亡不過是暫時的狀態。為了迎接復活，人們必須在他們死後做好萬全的準備，這也就是木乃伊的由來了。

埃及人將人的靈魂分爲「卡」、「巴」及「亞庫」。「卡」與身體構成了生者的人格，但死後依然存在。卡沒有形體，不能讓人感覺到存在，在身體休憩或是昏迷時可以脫離身體在外遊蕩，也形成所謂的「夢境」。而「巴」則與屍體構成了死者的人格，巴有著鳥的形狀，盤旋於屍體上面。人們供奉祭品便是要供養「卡」、「巴」，使之能永續存在，以便未來的復活。「亞庫」則是人死後的思想及意識，不需依賴任何東西也不需進食。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便是要保存肉體的完整，等到「卡」、「巴」重新進入人體，人便能復活。「死亡是生命的中斷，而絕不是結束——只是人格的變化，而不是消失。」（趙立行，2000）。埃及人墓中的牆上都繪有「死者之書」，就是告訴往生者死去後會經過的旅程、受到的審判以及復活的路徑。也因為人們相信生命是永恆的，人終有復活的一天，埃及人對與「死」的態度不像中國那麼慎重，也不像希臘那麼注重塵世的生活，相反的，埃及人對於死亡是泰然的，因為他們相信終有再見面的一天。對於死去的人「他們還會寫信徵詢他的意見，尋求他的保護。」（張萍、賀喜，2006），生與死的界線，在埃及是模糊而不明顯的。

總體而言，埃及人的生死觀以一言蔽之便是「死人不死」，與蘇東坡〈赤壁賦〉中所說的「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似乎相同，但蘇子的「無盡」是指生命世代的傳承延續，而古埃及人則認爲是個人的生命終將有復活的一天。

三、希臘

（一）希臘神話

奧斐斯娶了山林女神歐律狄絲爲妻，然而在婚禮當晚新娘卻被毒蛇咬死。奧斐斯無法忍受失去妻子，決定親自下往冥界找回愛妻。他先是用哀婉的琴聲博得擺渡人及冥府守門犬的同情。最後連冥王哈得斯和冥后波塞芙妮也爲奧斐斯如泣如訴的琴聲所撼動，答應他將愛妻歐律狄絲攜回人間；但是奧斐斯再返回人間之前絕對不能回頭看歐律狄絲，否則歐律狄絲將重返地獄。就在奧斐斯將要跨出冥府的那一步，按捺不住興奮之情，想回頭看看久違的愛妻，但這一回頭卻讓歐律狄絲又重墮回了冥府。

（二）希臘人的生死觀

希臘和羅馬是歐洲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其神話更是歐洲文學重要的源頭之一，現今許多小說電影都是改寫延續自這些古老的神話。

希臘位於地中海，屬於溫帶地中海氣候區，水源的不足、貧脊的土壤讓古希臘人只好往海洋發展，希臘人善於航海經商而累積許多財富，但也因此使得地型破碎的希臘小國林立，各國間往往爲了利益與權勢而紛爭不斷，頻仍的戰事讓希臘人對於死亡抱持著恐懼。

長年生活在海上的希臘人也因此有著自由奔放、極富想像力的海洋性格。希臘的眾神與其他民族不同處在於，希臘的神明也是有七情六慾、會愛人會惡人，所不同於凡人的是神祇是永生不死的，而凡人終究是免不了一死。

希臘人崇尚力與美、崇拜英雄。所謂的「英雄」，是那些膽敢與天神、與死亡對抗的人們，就像普羅米修斯的神話中海格立斯曾對泰坦巨人所說的：「**人的靈魂永遠不能被征服——除非自身變得脆弱；也永遠不能得解放——除非自身充滿決心和力量，以及不稍誇的目光和無以復加的努力。**」(劉錦福、鄭樂平，2000)

但是，相信英雄的古希臘人民也相信宿命是不可違逆的，像是被預言會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王，即是費盡心思要去避免宿命的發生，最終卻仍是無法逃脫出這命定的預言。前文中的奧斐斯也是一樣，即使擁有傲人的才華並打動了冥王，卻仍然無法掙脫與妻子天人永隔的命運。

希臘神話中有冥府的存在，也反映了古希臘人相信靈魂在人死後依舊存續。但是人死後的靈魂是沒有色彩、沒有性格，只是一個影子般的存在。阿奇里斯在陰間對奧德賽說：「**…我寧願爲他人耕種田地，被雇受役使，縱然他無祖傳地產，家才微薄度日難，也不想統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靈。**」(Homor，2000)希臘人對於死亡的恐懼可見一斑。

因此，希臘人對於英雄的最高禮讚是在其死後被眾神放到天上成爲星座永垂不朽，讓後世眾人仰望緬懷。這點跟中國「萬史流芳」的思想不謀而合。

參●結論

神話，對於一個文化的根源，有著不可分離的連結。各個文化都有自己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又自有它的韌性：在那個文字尚未產生的渾沌社會中，神話已藉由上古時代的人民口耳相傳，經過世代的演替、萃煉，而轉化爲現代神話的原型。每一個民族因爲受到地理環境的差異、歷史的脈絡相因等等不同的因素而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神話故事，而藉著這些不同民族的神話，今日的我們也得以窺見上古以前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思想與觀念。雖然許多的古文明消逝於時間洪流的浮光掠影，但他們的歷史卻早已融入神話的血脈中，成爲民族歷

史文化的一環，等待後人的挖掘與探討。

在我們所研究的各國神話中，中國注重生命的實質意義，他們追求的是生命精神的延長，而非死亡的想像，我們從神話中便可略窺一二。希臘羅馬的神話裡除了令人稱羨的神仙愛情情節外，也展示了希臘人崇尚力與美的英雄觀，但，不論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多麼奮力去改變命運，看似接近成功的一瞬間即功敗垂成，這就是希臘著名的「宿命論」，他們認為命運是無法改變的，而死亡也是無法逃避的。埃及是個受尼羅河贈禮的民族，在生活相對安定之餘，他們對於生死有著較為豐富的想像，「輪迴」，是他們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死觀，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也是其和其他文明不同之處，對於此，我們深刻的感受到神話與生死觀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羈絆，神話探討的一切最終會回歸生死，它代表著一個民族對於人生最初、也是最終的答案。上述三種截然不同的神話：中國、希臘以及埃及的神話縱然有些微的差異，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概念——生命的延續：**「死亡不是生命的終了，而是達到再生的過度」**（王孝廉，1987）。東方神話中雖無明確的靈魂概念，而是直接以另一個形體「活」下去，像是舞干戚的刑天、化身填海的精衛……。至於西方神話則有明確的定出所謂「靈魂」的存在，他們把人分成兩大部分——肉體與靈魂。肉體消亡之後，靈魂依舊存在。或許是到了天國、地獄，或是等待終有一日的復活。

到底為什麼會有靈魂概念的存在呢？我們認為，大概的原因有兩個：因為不捨逝去的人永久的離開我們、以及想為自己即將面對的未來——死亡——做心理準備。常聽人說：「生死無常」，或許前幾天才見的親朋好友，下一次見面已是天人永隔。對於這種不捨他人生命的逝去、以及不清楚死後的世界會是怎麼樣，所以組成了「靈魂」這個概念，並為這個概念定下一個定義、想像一個旅程。這大概就是神話的源頭吧！

這些神話，為人死後的方向定了一個切確的目的，像是埃及的「死者之書」中，就明確的寫出了逝去的人將遭遇到的事情、經歷甚麼樣的旅程。我們認為，所謂神話、所謂生死學，是活著的人對於「死亡」這種未知的東西，所給予自己的一種安慰吧！

做完這個報告，我們不敢說自己更了解甚麼是生、甚麼是死了，但是在做的過程中，我們不斷的收集各種資訊、互相討論，也得到了很多。「死亡」幾千年來人麼不對探討的議題，也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命運。作完這個科展，我們學到了，生、死，都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命定的結果，而這些神話，都是為了讓在世的人面對死亡的痛苦時，有一個心靈上憑藉的依靠。

同時，認識了各地的神話後，也了解到各地文化的不同。有些我們日常生活

中的資訊，例如「某些地方是落後沒有文化的」，都不是正確的觀念，對於各種文化，即使我們不能接受，也不能全盤否認，因為，這些都是時間鑿下的痕跡。

肆●引註資料

劉錦福、鄭樂平（2000）。**古希臘的智慧**。台北市：林鬱文化。

趙立行（2000）。**古埃及的智慧**。台北市：林鬱文化。

陳琬菁（2004）。**《山海經》死生觀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Margaret Oliphant（1998）。**發現古文明**。台北市：城邦文化。

王煥生（譯）（2000）。**奧德賽**。台北市：城邦文化。

張萍&賀喜（譯）（2006）。**古埃及生活**。太原：希望出版社。

王孝廉（1987）。**神話與時間**。台北市：時報文化。